

余伟径和韦喜与马锦春医生的对话

马医生：余传径，怎么了？人不舒服吗？余传径你过去什么大学的啊？我们聊聊天吧！

余：上海市师范学院。

马医生：上海市师范大学，你什么专业的？

余：英语专业。

马医生：英语专业，文革中你父亲为什么被批斗了？

余：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，我的父亲在上海中学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揪出来，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被当作反革命子女，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。

马医生：那你父亲原来是上海中学的老师，教什么的呀？数学还是语文？

余：教历史的。

马医生：那怎么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呢，他原来做过什么呢？

余：他解放以前参加了一个追随国民党的组织，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被当作历史反革命。

马医生：后来你父亲好象是去世了，对不对？是自杀的吗？

余：不是，后面审查了两年，当时是解放，解放就恢复原来的工作，文化大革命当中审查了两年，当时不叫做平反,叫做解放,解放就审查结束了。

马医生：审查结束后，那你父亲不关牛棚了，怎么还影响到你了？

余：在我父亲受到审查的时候，我被当作另类势力，另类狗崽子，所以我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，学校里同学殴打我。

马医生：你父亲的事情解决了，为什么同学还要欺负你？、

余：他们继续欺负我，因为习惯了，打个比方就像惯性一样，所以就一直打下去了。

马医生：那么后来你怎么会去跳楼呢？

余：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，大家要送我至徐汇区精神病医院去，我不愿去。

马医生：为什么要送你去徐汇区精神病院？

余：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迫害了，人家看我像精神病样子，就送我去精神病院，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像精神病的人，根源是因为我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，使得我变成像精神病人的样子。

马医生：那问你，当时说你哪里像精神病呢，他们说你哪里像精神病？

余：我也说不清楚。

马医生：这怎么会记不清呢。你是脑子清楚的人吗？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脑子清楚的人呢？

余：（不回答）

马医生：是不是过去那些经历很痛苦，所以你不想说了？

中间插入马医生与韦喜的对话：

马医生：韦喜，最近你朋友来看过你吗？

韦：来看过我的。

马医生：你当初怎么会进来的？

韦：因为房子动拆迁而打官司，所以被送进来的。

马医生：那我问你，当时房子拆迁少给你多少面积呀？

韦：一半。

马医生：为什么你认为少给一半呢，按照规定应该给你多少？

韦：公用面积没给我。

马医生：原来你家住在哪里的？

韦：昭化路房子动迁后，在原来地点安置。

马医生：那你到哪里打官司？

韦：法院。

马医生：哪个法院？

韦：长宁区法院。

马医生：长宁区法院就把你送到这里了，那么现在房子是当初谁住着？

韦：我父母住着。

马医生：你有兄弟姐妹吗？

韦：有的。

旁边护士回答：妹妹、弟弟。

马医生：你怎么都知道的啦，你到他家去过的？

护士：一直来会客的，他妹妹很少来，他的妹夫一直来看他的。

马医生：打官司很正常的，那他们为什么把你送进来？

韦：他们为了不给我房子。

马医生：当时受到不公正待遇，是你一家，还是有很多人家？

韦：我家里房子面积大，户口少，因为家人在外地将来要回来住的。

马医生：你家里是老大，所以你去争取是，当时几个人户口在里面？

韦：在上海有三个人，妹妹出嫁，只有我和弟弟二个户口。

马医生：那你当时提出要几套房子？

韦：当时我要三套，只给了我一套。

马医生：你当时要三套，后面只给你一套，那一套是两室一厅吗？

韦：只给我一室半。

马医生：只给你一室半，你考虑到父母要回来，就想再争取两套房子，所以你到法院去打官司，你认为原来住房的公用面积没给你？

韦：实用面积没给够。

马医生：你们原来被拆房子面积多大？

韦：面积蛮大的。

马医生：大概多少面积？

韦：新造的一百多平方，老房子也有很大面积。

马医生：你觉得原来房子面积蛮大的，拆迁时也要给大的面积，原来拆迁根据户口，不根据面积，所以你觉得不公平。你觉得你自己有精神病吗？

韦：没有毛病。

马医生：如果出去的话，你还会打官司吗？

韦：看房子的情况，再决定是否打官司。

继续马医生与余传径对话：

马医生：余传径你天天打瞌睡，是否因为没香烟抽吗？

余：我从来不抽香烟。

马医生：你不抽烟的这个习惯是好的。以后有空找你聊聊，了解一下你过去历史，是否有兴趣？

余：过去的历史不必了解，病史都有记录的。

马医生：你有兄弟姐妹吗？

余：我的父母都死掉了，我现在有唯一的一个亲姐姐。

马医生：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？

余：余南园，她在 2000 年、2001 年、2002 年来看过我二、三次，现在不来了。我要求出院，因为如果家属来看我，我就跟家属讲，家属不来，只能跟医生讲，医生却嫌我烦。

马医生：你说有一个表姐在报社的，叫什么名字？

余：我表姐叫张曙，她退休之前是解放日报文艺部的记者。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我想找她，陆医生说她可能出国了，国内找不到我表姐。

马医生：这个表姐是你父亲这方面的亲戚，还是母亲这方面的亲戚？

余：是母亲方面的亲戚，我阿姨的女儿。

马医生：当初是谁送你进来的？

余：当时送我到上海民政第一精神病院时，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我的母亲、姐姐和街道联合送我进来的。

马医生：为什么要送你过来呢？

余：我父亲是 1989 年 5 月 2 日死亡的，父亲去世之后我的母亲住到我姐姐家里去，我就在家里一个人单独居住了一年的时间。到了 1990 年 3 月 21 日早晨九点钟的时候，我的母亲、我的姐姐就和街道的人打开我的房门，把我送到上海民政第一精神病院。

马医生：那你当时住在哪里？

余：徐汇区长桥新村 21 号 205 室，这个房子就在上海中学大门口对面，离上海中学很近。

马医生：那么你一年在家里面，吃饭问题怎么解决？

余：家人给一个认识的安徽老乡钞票，他用这些钱买上海中学的饭票菜票，每天从上海中学食堂买一客饭、一客菜，白天为我送来。他是我家认识的一位老领导的外甥，在上海中学打工。

马医生：那你在家里面干什么呢？

余：看电视、听收音机、看书、看报。

马医生：那你当时没想出去工作过吗？

余：那时腿已经坏掉了。

马医生：那你的腿是在什么时候跳楼骨折的？

余：1988年2月2日。因为1987年7月28日，街道和家属联合送我到徐汇区精神病医院，住了4个月后从精神病院出来了。我出来以后，他们又要送我回到徐汇区精神病院，所以我就跳楼，是他们先送我到徐汇区精神病院，然后我才跳楼的。如果是我首先跳楼，然后再送去徐汇区精神病医院、其它精神病院或一精院来，那就说明我是精神病，我无缘无辜跳楼自杀，那就说明我是精神病发病跳楼自杀的，但是我是送到精神病院在先，要分先后次序，自杀在后，他们是没事找事干，先送我到徐汇区精神病院，引起我跳楼自杀悲剧，所以是这么一回事。

马医生：你是不想回到精神病医院才跳楼？

余：是的，我根本不肯去。每一次他们把我从家里送到精神病院，都要把我绑起来，我自己根本不愿意去。

马医生：那第一次为什么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呢？

余：马医生你曾经对我说：“精神卫生法规定的，精神障碍住院治疗是自愿的原则，除非严重危害社会。也就是说自愿的，只要不危害社会就不可以强制送精神病医院，是这个意思吧。”但是马医生你又说：“自愿原则仅仅是用于新病人，不适用老病人、旧病人。”

马医生：我理解你的意思了。

余：马医生你说，自愿的原则，适用于2013年5月1日以后新入院的新病人，但是自愿的原则不适用于2013年5月1日之前入院的老病人、旧病人，马医生你说的是这样的吧。

马医生：是的。

余：但是我以为最好规定精神障碍住院治疗是自愿的原则，我认为应该普遍的适用于所有的病人，无论新病人、老病人、旧病人，都应该普遍适用于自愿的原则，

如果这样，我就不会被绑进来，违反了自愿的原则。很明显把我绑起来送进来，不会是我自愿要进来的，而精神卫生法规定要自愿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不危害社会，就不可强制绑起来送到精神病医院，换句话说愿意进来就进来，不愿意进来也可以不进来，我送到徐汇区精神病医院也是绑起来，后来 1990 年 3 月 21 日绑起来送到上海民政第一精神病院。

马医生：余传径，你第一次来精神病院是什么原因？

余：在上海师范大学，名字叫刘春的学生打了我六记耳光，后来我就很痛苦，悲观、消极，也不到学校读书，也不参加社会工作，就住在黄浦区白合路 56 号一间房间里，是我姐姐租下来的，后来我父亲还活着时和我母亲、姐夫单位同事一起送我到宛平南路 600 号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去，所以扣上了精神分裂的帽子，想不通，又不是我打人家，是人家打我，怎么不送人家到精神病医院去？

马医生：当时那个叫刘春的人因为什么原因打你耳光？

余：有几次发生矛盾的情况，我就去报告辅导员老师，老师批评他了，他对我怀恨在心，一次突然的打了我多个耳光。

马医生：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吗？

余：文化大革命结束了，文化大革命当中，我是被小学、中学同学打，中学是沪闵中学，上海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散过一段时间，所以进的是沪闵中学。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，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恢复了高考，进了大学后，被名字叫刘春的同学打。

马医生：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，他为什么会打你呢？

余：我之前和他有矛盾，所以就去报告辅导员老师，辅导员老师责问他有没有打过我或踢过我，他就怀恨在心，就找借口狠狠的打了我多记耳光。

马医生：你被打过以后因为害怕他，就不想去上学？

余：我被打以后出现悲观，我在上世纪看过一部埃及电影《咖啡馆》，里面描述的

情况与我类似，就是有一个埃及青年大学生他因为参加政治活动，被抓到警察局，被毒打了一顿，但是放出来之后，他就悲观消极了，也不到学校读书，也不参加社会工作，因为有个咖啡馆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，进去喝咖啡不需要付钱的，所以这个青年，他就一天到晚泡在咖啡馆里喝咖啡，这部电影里面没有说这个悲观消极、不学习不工作的青年有精神病，也没有送他到精神病院，但其他医生说这个青年也有毛病，他没有送到精神病院因为电影不一定真的而是编造出来的，但是我相信文学作品的特点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，高于生活不真实，源于生活还是有真实的一面的。

马医生：好的，我以后再找你谈。